

中世纪后期的 天主教会与文艺复兴关系论

王敬平

(焦作教育学院政史系,河南,454152)

摘要:对于文艺复兴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已研究了数百年,很多问题已达成共识。但是关于文艺复兴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史学界有过误区,即一贯把天主教会说成是文艺复兴的敌人和对立面。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敌对的;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同宗教改革互相促进,前者促进了后者的爆发,后者推动了前者的传播和向纵深发展。另外,不能笼统地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罗马教皇、天主教会的活动及耶稣会都泛称为“反动活动”。事实上,有些教皇如利奥十世等也曾支持文艺复兴运动,并对天主教进行过一些改革。

关键词:中世纪 天主教会 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K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62(2000)03-0081-03

文艺复兴是封建社会末期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的一场新思潮、新文化的革命运动。对于这场人类史上空前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史学界已研究了几百年,大多数问题已达成共识,但对于文艺复兴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史学界过去有过误区。欧美某些书刊曾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划等号或看成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苏联和我国史学界则过分夸大了人文主义者的反天主教会的性质。把天主教会和教皇完全说成是文艺复兴的敌人和对立面,一律将教皇界定为阻挠和破坏人文主义运动者,而没有看到文艺复兴与天主教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中世纪后期天主教会与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以求教于专家和同仁。

一、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会与人文主义

公元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末,天主教会的衰落和腐败使许多信徒痛心疾首。天主教会镇压“异端”以及为了搜刮钱财、维护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兜售赎罪券,一方面又指控一切不同意教会所作所为的人士为“巫士”,加以“异端”之罪名,使广大信徒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反感的情绪。当人们正在痛恨异端裁判所的残暴,不满教皇及主教们想方设法地榨取钱财时,一场波及西欧绝大多数地区的瘟疫使人们对于基督教所讲的爱心,对于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所作所为,都从宗教信仰的

角度,进行了思索。

这场鼠疫发生于意大利的热那亚港,以后几乎传遍了整个西欧。薄伽丘在他所著《十日谈》的序言中谈到了这次鼠疫给意大利一些地区带来的死亡和恐怖的景象。当时人们对这场鼠疫毫无抵御能力,只能依靠侥幸得到生存。这场鼠疫1348年传到英国,据说英国遭感染而死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之间,仅牛津大学就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死于这场流行的鼠疫。

然而鼠疫并没有使那些仍然活着的、贪婪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和贵族产生一点怜悯之心。相反,他们为了追求更加奢侈的生活,不顾这些贫苦百姓所处的悲惨境地,以各种暴虐的手段来榨取钱财。这就必然激起人民的强烈愤恨。当天主教会的教皇和主教们以自己的行为将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推倒后,一种新的思想即人文主义的思想在意大利产生,并迅速发展。

十四世纪,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要求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实现国家统一,要求个性解放,人性自由,要求发展工商业,提倡理性和科学,反对封建和愚昧。这些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反对天主教会的腐朽、黑暗统治,希望天主教会能自上而下地进行“自我纯洁”,保护他们的利益。但从宗教观来讲,这些人文主

收稿日期:1999-10-26

作者简介:王敬平(1964-),女,河南省博爱县人,讲师,主要从事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研究。

义者并不反对基督教,也不主张取消教会,他们只希望在信仰基督的基础上,解放人性,发展自我。因此,在他们的宗教思想中,十分强调基督“人性”的一面。他们反对教会所宣扬的要人们忍受苦难、听任压迫、禁欲修行、废弃研究学问和放弃积极进取的精神等说教,积极鼓吹个性解放,追求现实利益,寻求今生乐趣的思想。因此,他们十分注意揭露教会上层人士的腐朽堕落、伪善、荒淫的黑暗面,并且用各种艺术表现手法来表达他们心目中对“真、善、美”理想的追求。

二、人文主义文学艺术大师与天主教会

首先揭开西欧新纪元序幕的是伟大诗人但丁(1265—1321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指出:“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的一位诗人。”^①在他的名著《神曲》里,但丁表达了这样一些思想。他认为,“自由的第一原则就是意志的自由……意志的自由就是关于意志的自由判断……人类的本分工作,在求神圣的幸福。”^②说明但丁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天主教会的束缚,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同时,但丁还强调,人对神的爱和神对人的爱乃是宇宙中最根本的所在。但丁十分推崇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并用《神学大全》中的天堂和地狱概念,来表述他对一些人物(包括历史的和当时的)的评价。

十六世纪誉满欧洲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1466—1536)是一位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言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教士,他根据自己在意大利的亲身经历发表了著名的《愚人颂》,嘲笑教皇和主教,抨击赎罪券。伊拉斯莫虽然嘲笑教皇、主教、修道僧……都是不可救药的愚人,反对教皇过问政治,反对神权独裁,但是他并不想同罗马教廷决裂,他所希望的只是罗马教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他把他著的《新工具》献给教皇利奥十世,并在所附的信中写道:“我一直致力于在人们心中唤起对神学的纯真热情……有人不理解我,对我进行攻击,但基督可以给我作证,教宗可以监察,我的一切著作都是为保卫基督……我的所有才能都是为荣耀基督,是为罗马教会,特别是为教宗效劳”^③。

在艺术方面,人文主义的艺术大师们,他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宗教故事。像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岩间圣母》,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和《末日审判》以及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等。这些问鼎欧洲的艺术大作,都取材于圣经故事,并且直接服务于教堂。同时这些大师们直接参与教堂的修建工作,如圣埃卓·德尔·奥列菲奇教堂是出于拉斐尔之手的第一个建筑工程,拉斐尔还致力于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与建筑工程。在著名建筑大师布拉曼特逝世(1514)以后,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领导工作转移到拉斐尔手里。

以上例子说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敌对的。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与原来的封建制度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人们心中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宗教信仰,决不可能因为教职人员的腐朽堕落而迅速改变他们心中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三、文艺复兴与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

欧美某些书刊曾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划等号或看成一

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苏联和我国的传统说法,通常把罗马教皇说成是文艺复兴的敌人,一律将教皇界定为阻挠和破坏人文主义运动者,这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二者的历史大背景和反天主教教会的主要目标虽然一致,两者都与社会问题相关,遍及欧洲各国,但两个运动的内容和范围有别。文艺复兴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而宗教改革则主要是宗教和教会的范畴。

但是文艺复兴同宗教改革两者之间又互相促进,欧洲文艺复兴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并且最先发生在德国(1517);而宗教改革则推动了文艺复兴的传播和向纵深发展。两者并非正比例地进展,因各国天主教会势力的强弱而互有特点。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成就最为显著,但宗教改革未能开展,法国的宗教改革甚至出现过胡格诺战争,但国教(天主教)的地位未能改变。

值得商榷的另一传统观念是,笼统地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罗马教皇、天主教会及耶稣会的活动都泛称为“反动活动”,与事实不符。在天主教的教权衰落期间,有一些教皇,如本笃十二世(1334—1342)、英诺森八世(1484—1492),特别是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等极端反动、奢侈、糜烂、放荡不羁,臭名远扬。但另有一些教皇,如尼古拉五世(1447—1455),尤里乌斯二世(1503—1513)和利奥十世(1513—1521)等,这些人集双重性和矛盾性于一身,他们一方面本人搞特权、腐化,反对新教的宗教活动,但另一方面也曾支持文艺复兴,对天主教进行过一些改革,如教皇利奥十世在即位同年的11月5日便颁布敕令将梵蒂冈学院改组扩大为罗马大学,他在此校还开创了对希伯来文等闪族语系的研究,热心从各地招聘教授、讲师来罗马大学任教,应聘者达88位之多。利奥十世还邀请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艺术巨匠为西斯廷大教堂创作了问鼎全欧的不朽杰作。他还热心发掘、搜集和保护古典作品与文物^④。

利奥十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曾降低教会征税额,主张排干沼泽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奖励农耕。还主张在罗马城内严禁囤积居奇,控制食品价格,改善罗马城街道及交通管理。罗马教皇保罗三世也曾加强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整顿弊端,停售赎罪券等。

四、文艺复兴中心区域意大利城市的宗教生活

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世俗化并不能完全看作是世俗世界取代宗教世界。在当时,宗教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正如劳洛·马丁内斯所指出的,“城市的居民到处都面对教会的存在,事实上,城市首先就是被划为教区的,人们与教区始终都具有联系。”^⑤从15世纪到16世纪,从北意到南意的主管教区的数量大致都保持在250个以上。^⑥这与西欧各国相比是相当高的。当然,就宗教方面来讲,随着文艺复兴的迅速发展,宗教生活也日益世俗化和大众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教会方面看,在社会转型的冲击下,教会呈现出复杂的变化。教会在其精英分子的倡导下,由只重禁欲苦修和独自对神学的思考转向注重社会实践,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宗教生活,在宗教活动中以各种方式适应世俗社

会的普通大众。如圣伯尔纳迪诺等人讲道的内容并没有高深的神学理论和抽象的概念,他们所涉及的都是现实生活中非常具体的事物。教会在文化上这种由“雅”到“俗”的转化过程,也就是宗教的普遍化和大众化过程。

其次,从思想的角度看,在宗教活动中,圣像画、基督受难雕像、圣迹一类的宗教象征物大量出现,所有的宗教活动都借重于具体形象的表达。这种以具体现象图解宗教概念的活动,一方面易于理解,能够适应城市大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减弱了宗教思想的深刻性。著名中世纪文化史专家约翰·惠曾加在论及这一时期的宗教生活时指出:“每一种思想都在一种形象中去寻求表达,但在这种形象中,思想本身变得凝固而僵硬。由于这种追求可视形式的倾向,所有神圣的概念都面临被固化为只是一种外在物的危险。因为在一种确定的象征性外形之下,思想丧失了微妙和模糊的性质,而虔诚的情感也融化于形象之中。”^①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思想的外在化和简单化实际上也就是宗教思想的大众化。

再次,从行为角度看,城市各阶层大众参与宗教活动非常频繁。如14世纪末,锡耶那一年里的宗教节目有75天,^②佛罗伦萨的年度宗教节目有40个。^③宗教活动的空间也不只局限于教堂和修道院内,而是普及城市的街道、广场和兄弟会聚会的场所。频繁的宗教活动和随处可见的宗教象征物造成了浓重的宗教氛围,使置身其间的人们随时能够体验到基督教的存在。因此,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广泛性上更甚于以前,广大俗人在宗教活动中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虔诚。这种宗教活动的广泛性和基督教神圣性的削弱是宗教生活普遍化和大众化的又一表现。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反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以人文主义为特征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

识形态还未能占据统治地位,欧洲社会在思想文化上距理性主义时代尚有很长一段历史进程。同时中世纪的宗教意识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普通大众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不可能与天主教会彻底决裂,他们反对的是腐朽、堕落的天主教会,并不反对基督耶稣,相反他们本身大多数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尽管他们的思想深处充满着人文主义的色彩,可事实上他们与天主教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不可否认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从各方面对基督教会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地位构成强有力的冲击,迫使教会对这种冲击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反应。天主教会内部一系列的改革运动以及城市宗教生活的普遍化和大众化就是天主教会适应现实而自身变化的结果。这一结果推动了文艺复兴更深入更广泛地向前发展,同时也是整个欧洲走向近代的一个阶梯。

注 释:

- ①《马克思斯格斯全集》第22卷,第431页。
- ②《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9页。
- ③T·M·林赛:《宗教改革史》,爱丁堡1907年版,第1卷,第184页。
- ④《罗马教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55年版,第126-139页。
- ⑤L·马丁内斯:《权力与创造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国家》,巴尔的摩1988年版,第86页。
- ⑥D·海:《十五世纪意大利的教会》,剑桥1979年版,第10页。
- ⑦J·惠曾加:《中世纪的衰落》,纽约1954年版,第152页。
- ⑧J·胡克:《锡耶那城市史》,第135页。
- ⑨G·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第44页。